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十七回 陶元帥沖圍對壘 余軍師引敵交鋒

詩曰： 忍辱方能定大謀，休教聞語便含羞。
果然不入迷魂陣，數十王侯一旦休。

住語高君保染疾於後堂，宋太祖日夜留心，令太醫院調理。再說，趙王姑自見家丁趕回報知，稟說三王爺有書，大抵回言君保御甥，前五六天借兵萬五千，言奉命奔報頭功去了，安慰王妹不必心煩之意。那王姑無奈何與元帥陶夫人一同走馬，一路大兵，長驅馳進金陵，水陸程途二十餘天，是日到壽州大地，安營於二十里外，紮頓畢。是夜埋鍋造飯，歇過一宵。陶元帥次日分發各將兵，沖殺入城，許進不許退避。諸將兵得令，人人爭先逞勇，紛紛殺入，大挫一陣，唐兵倒退。有守南城先鋒程英，大喝曰：“弱宋救兵員到，休得逞強，既無了主帥，又無將士，至用婦女出師……”當時正遇陶夫人拍馬沖程英大刀砍去，陶夫人大喝，張左鐵錘被隔開了。右錘向程英一下打中其左膊肩，喊疼一聲，已翻身跌仆下馬，再復一錘，打破天靈蓋，死於馬下。唐兵無主已散，王姑三夫人一齊殺上，高君佩雙錘銀光閃爍發打，唐營中須有鐵甲偏將迎敵阻擋，怎當得宋將兵生力軍，精銳女將，一齊協力。唐兵偏將多落馬，又有片甲不存者，敗陣飛報入銀鑾殿。

唐主驚憂而惱，座武班中林文旦勳武侯，年紀古稀之候，乃大元帥林文豹之兄，要請兵出敵，以退宋之救兵。有余軍師急止之曰：“此日出師不利於我軍，老將軍不必出敵，他佔一束銳氣而來，且由他進內城，我遲三天出兵，方趨避得此災咎。”林文旦曰：“兵臨城而由敵人猖獗，待他兵大集，非我之利，言甚麼出師不吉日期，吾平素不信此無根之談，軍師勿以吾年老邁，小覷於我，比少勇時雄心未改的。”余軍師曰：“山人非以年高輕視老將軍，吾昨夜仰觀天象，祇見南角軫星暗墜下，以分野參之，正應在我南方金陵地。今老將軍乃古稀之人，又要出馬，大不有利，故欲趨吉以避凶。且遲三天五日出師，方得無礙，以避咎故也。”林文旦不聽信軍師勸止，且想，這道人前時出敵，屢屢得勝，捉拿下宋將，不許我主執殺，今本將軍出陣，又多拒阻。莫非他見大宋來的將兵厲害，他不敢出敵，今見吾殺出又阻止，分明恐吾立了軍功，便掩了他之顏色。今且不中彼之計算，定顯個手段，殺敗了宋將，看這道人有何言語對答，然後羞諷之。

再表明余鴻言將星下墜，應分野之土，是定準之數。今余鴻乃得過半仙之體，豈不明天文異征。原應金陵將星，這老林定必出敵，是他老命該終，天數難逃也，不能挽回。至有此疑心，硬執出沙場受死。唐主聞余軍師趨吉避凶之言，也來勸止林文旦，但彼仍不允從，不帶軍兵，上馬執持九環大刀，重一百二十斤，飛馬出城。有余軍師暗嗟嘆一聲曰：“天機難背違也。”

卻言陶元帥，一見唐兵逃散去，大大遠離，正要整兵入城，忽聞背後一將飛跑近，大喝而來討戰。趙王姑曰：“該殺的唐將，還來討戰，他死期到了。”上馬出敵，大刀一擺，喝聲：“殺不盡的唐將，敢來受死！”當日林文旦乃好色之英雄，雖有了年紀，一片淫欲心不異少壯年。趙王姑乃中年半老佳人，然而豐姿猶在，體態娉婷，嬌妍動目。林文旦一見，目灼灼、睛圓圓的射著王姑，即喝聲：“爾宋朝絕了英雄男將，用著美人局來上陣迷人，惟本侯見娘子姿容姣姣，婀娜動心，焉忍將刀刃加在美人粉項。且吾雖年老，然精力未衰，今日擊爾宋朝亡滅不遠，不若小娘子隨了本侯回去，做個偏房，省得禍於爾。”言畢，乃冷笑看觀。王姑聞此穢語污言大惱，喝聲：“老牛畜生，不知廉恥，今日來斬不下爾畜類頭顱，誓不回兵！”上一刀項梁上砍來，林文旦架過，下一刀鉤開，左一刀文旦劃解，右一刀挑撥，斬個四門。林文旦曰：“好刀法，祇可惜力不趁武。”原來林文旦乃南唐天字號英雄，年雖老邁而勇銳未衰，與王姑戰十合上下，王始見他大刀沉重，抵擋不住，回馬敗走。文旦曰：“休走！”催馬趕去，言生擒回城做個小星。王姑敗下，慌忙取出昔日所諳練三口袖箭，是百發百中的。一時扭轉馬，見林文旦提刀趕近，此是老命當休。王姑一伸玉手，三枝小箭猶如飛閃之急，一枝中在額，兩枝中在兩顴，似乎乃一品字之形棋，林文旦呼喊痛一聲，還未撥下，王始已跑近，大刀劈下，已作斷頭將軍嗚呼了。可憐英雄一世，死在女將之手，似此老淫物，一死何惜。是日王姑得勝，亦不梟他首級回營。

祇有唐兵將林文旦屍首收拾回城中，唐主驚惶，欽服軍師天文有驗，有先斷決之能。唐主又言：“此是老將不從勸諫，自出討死，是惜不來，是怨不得。但他終於王事，可得旌表。”遂以王禮葬之。堪歎這林文旦，身已古稀之年，一心味色之癡，至於喪命，真乃老淫魔，可發一笑。有絕詩二章詠之曰：

其一

癡男方欲把嬌憐，誰料強弓出袖弦。
可見色中恆喪命，勸君深味作箴言。

其二

勿欺婦女勝無難，暗箭常施對面間。
堪歎年高癡欲漢，弔亡何用淚頻漣。

住語林文旦身亡。唐主弔慰封贈，諸喪已畢。唐主又對余軍師言曰：“宋之君臣，雖乃被困，奈兩次救兵入城，皆取全勝。我軍一連敗卻數陣，傷兵七八萬，折卻大將兩員，豈我南唐也屬前勝後敗者耶？”軍師曰：“我主勿忙，今老將軍一死，已應其凶。待山人明日出馬，必須勝他。”唐主大悅，曰：“若得軍師親自赴敵，孤何憂也。”即傳命排宴，與軍師預賀戰功。是日君臣樂敘不表。

再說王姑轉敗為勝，殺了南唐老將。其當敗下時，陶夫人正要拍馬幫助，見王姑一發出袖箭，斬了南將，大讚箭法稀奇妙技。並馬回營，又天色已晚，權宿大營一宵。次日正要整備軍馬入城見駕，又見軍士入報，言南唐有余軍師親臨出陣罵戰。陶夫人曰：“此妖道法術多端，須要防，勿妄進馬追趕，還防中卻妖術，有傷性命。”有翠華李氏夫人曰：“我師連勝兩陣，今妖道親出敵，定有準備，要來復仇，今王姑此去對陣，必須倍加提防，看勢而行，不可躁進，方保無虞。”王姑應允。李夫人曰：“元帥，今妖道法力精通，眾夫人須要會同出營，與王姑接應，方見慎於行也。”陶元帥稱言有理，一眾出營掠陣。

再說王姑一馬飛出，見一道人，知是余鴻，擒陷他夫君王爺的。氣得咬碎銀牙，不問情由，大刀劈下去，余鴻將茶條杖架過，知是王姑女將，殺死林文旦的女英雄，即大戰一陣，余鴻詐敗，拍梅花鹿逃走。有王姑一見，余鴻戰不數合，頃刻奔走，並非真敗，此妖道必用甚麼妖法來算計，且不必追趕他。余鴻見王姑乖巧，勒馬不追，不上釣餌，難以魔法取勝。祇得又兜回腳力，辱差激他。言曰：“爾大宋專以女色迷人於沙場，昨天林老將軍被爾賤婢迷惑喪命，但吾國師乃有道修行仙翁，不凡身體，不犯色戒，枉汝生來千嬌百媚，祇好迷惑凡間俗子，野合勾魂。今在陣賣情裝嬌，吾國師最所不喜。有手段再來沖敵，定擒爾回城，以祭老將軍好美色之墓，待他與爾再結一段魂鬼姻緣也。”王姑聞余鴻辱差之語，大喝：“花言妄語，妖道豈非邪魔左妖，哄騙偽唐主遊魂失命，以妖術傷人，祇恐罪盈滿貫而亡，可惜數百年修煉盡破，悔之罔及。”當時余鴻想來，數次用的神籙不驗，不知何故，若以力敵，斷難勝此丫頭，不免用神刀傷他便了。算計已定，拔出芒利小小神刀，向空一擲，口念咒言。王姑在馬上祇見半空中有長蛇一條，金光燦燦向他頂腦而落，心中驚懼，飛馬跑走數丈地，那裏走得及，卻被神刀金光追罩落下，斬在右肩，傷了右臂，大呼叫痛，落於馬下。李夫人一見大驚，飛馬跑出。有余鴻發鹿趕上，要取王姑首級。卻被李夫人惡狠狠長槍一劃，照面刺去，余鴻反嚇一番，早有余、羅兩夫人急拍馬上，將王姑搶奪回本陣。不知王姑受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